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九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録監生臣易宏義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十八

道部一 道教 仙

道教一

增老子道德經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後魏釋老志曰道教之源出于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為飛仙之主千變萬化有德不德

隨感應物厥迹無常　原又曰其為教也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積行立功累德增善乃有白日昇天長生世上　增又有三元九府百二十官一切諸神咸所統攝焉　增隋書曰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于太元之先每至天地初開授人秘道謂之開刼度人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皆諸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皇人五方天帝及諸仙官轉共承命世人莫之與也所説之經亦稟元

一之炁自然而有非所造爲亦與天尊不滅天地不壞則藴而莫傳刧運當開其文自見凡八字盡道體之奥謂之天書字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輝照耀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省視乃命天眞皇人改轉天音而辨行之自天眞以下至于諸仙展轉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之始授世人衆經或言傳之神人篇卷非一自云天尊姓樂名静信例皆淺俗故世甚疑之其術業優者行諸符禁往往神驗而金丹玉液長生之事歴代靡費不可勝

紀竟無效焉　隋經籍志曰道者蓋爲萬物之奥聖人之至賾也　道書曰自初一氣而分三氣是爲三天一氣大羅天三氣清微天禹餘天太赤天即玉清上清太清之三境也　玄妙内篇曰大道起于無爲萬物之祖也　原靈寶真一自然經訣曰大道者不可彊名也彊名曰大彊字曰道　太元真一本際經曰無宗無上而獨能爲萬物之始故名元始運道一切爲極尊而常處三清出諸天上故稱天尊　增太平經曰上士學道輔

佐帝王好生之德也中士學道欲度其家下士學道才脫其身　定真玉籙曰治心之最不忘須臾心神乃定定則入道其狀在外慎其言語懼觸物也節其飲食慮貪生也衣粗而靜存素淡也居陋而隱守靜篤也恭謹一切避凌辱也不敢為先免疾謗也始終淳信潛化導也進止和光容行教也挫鋭解紛明道有時也出處變化見神應之速也　太上曰知者不言言能以救物又曰上士學道受之以神中士受之以心下士受之以

耳以神聽者通無形以心聽者知內情以耳聽者聞外聲　又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修之于身天下自化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以道涖天下其鬼不神道者萬物之奥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太上太霄琅書曰天地布氣師教之真真仙登聖非師不成心不可師師心必敗　寶元經曰裁制偏邪同歸中正能及流

末還至本源道本無形假名立象雖言充用實元無物
道典曰制殺生者天也順性命者人也非逆天者勿
殺也非逆人者勿伐也為政如是盖道之極也　太乙
帝君經曰求道者使其心正則天地不能違也捨色累
而不顧避榮利而自遠甘寒苦以思存樂靜齋于隐垣
則學道之人始可與言矣　太上三五順行經曰天者
道之應形也應有時漸交以引之元象虛文莫過三五
三五順行運周則變通不窮三才合度太乙者天也天

之受一氣蕩蕩而致清道者天之積靈也　昇元經曰道之元妙出于自然生于無生先于無先彌綸無外布神化氣淡然無上制御諸天　寶元經曰正則道合則言志志言在正正以絶邪齋戒誦經仙道自成成仙之大莫過太上太上無言言以應感感應之道表信成經也　三皇經曰求索自然脱身當道三光發明天地常經　真誥曰修于其身其德乃真君子立身道德為任清靜為師太和為友為元為黙與道窮極治于根本

求于末兆為善者自賞為惡者自刑故不爭無不勝不言無不應　上清紫宸經曰經不師授竊天之保受無盟信忽天之道　太上八素真經曰太上元人所以與天地等者以其能相教導也先覺與後覺其流歸于一源也　太真科曰道有寂動氣化之有形智化之有聲

又曰皇教道也帝教德也王教仁也

道教二

原莊子曰黄帝立為天子十九年聞廣成子在于崆峒

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于至道敢問至道之精
廣成子曰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
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又奚足以語至道黄帝退居
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黄帝從下風膝行而
進再拜稽首問曰聞吾子達于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
可以久長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吾語汝至道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
神以静形將自正必静必清無勞汝形無揺汝精乃可

以長生　增又曰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泰山黄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宫禺强得之以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説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

而比于列星　原神仙傳曰彭祖諱鏗帝顓頊元孫至殷之末世年已七百餘歲而不衰少好恬静惟以養神治生為事王聞之以為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善于補導之術並服水精雲母粉麋角常有少容采女乘輜軿往問道于彭祖采女具受諸要以教王王試為之有驗欲秘之彭祖知之乃去不知所如其後七十餘年門人于流沙西見之　又曰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賴鄉人也其母感大星而有娠雖受氣于天然生于李

家猶以李為姓又曰其母懷之八十一歲乃生生時剖其母左腋出出而白首故謂之老子又曰母到李樹下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為我姓又有老聃之號老子鸛髮龍顏黃色美眉廣顙長耳大目疏齒方口厚脣額有參午達理日角月庭鼻純骨雙柱耳有三門一作耳豎大三門足蹈三五手把十文以周武王時為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老子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玉醴金液治鬼養性絶穀變化役使鬼之術　本行經曰

道言元始天尊以我因緣之勲錫我太上道君之號老子内傳曰太上老君姓李氏名耳字伯陽其母曾見日精下落如流星飛入口中因有娠七十二歲而生常有五色雲繞其形五行之獸衛其堂于陳國渦水李樹下剖左腋而生又曰頂有日光身滋白血面凝金色舌絡錦文形長一丈二尺齒有四十八受元君神圖寳章變化之方及還丹伏火水汞胡總反液金之術凡七十二篇

關令内傳曰關令尹喜周之大夫也母氏嘗晝寢夢

天下絳霄流繞其身見長人語令咽之既覺口有盈味及真人生時有雙光若日飛遊其側室內皆明良久不知所在其家陸地自生蓮華光色鮮盛眼有日精姿形長雅垂臂下膝堂堂有天人之貌少好學墳素善于天文秘緯仰看俯察莫不洞徹雖鬼神無以匿其真狀老子感焉未至九十日闕令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邁喜曰夫陽氣盡九星宿值合歲月並王復九十日之外法應有聖人經過京邑至期乃齋戒其日果見老子

增消氷經曰老子語尹喜曰若求學道先去五情一父母二妻子三情色四財寶五官爵若除者與吾西行喜精銳因斷七首來老子笑曰吾試子心所殺非親乃禽獸耳伏視七頭為七寶七尸為七禽喜疑反家七親皆存　葛洪神仙傳曰自伏羲至三代顯名道士世世有之其老子盖得道尤精者也內實自然欲正定本末當以史傳為據并仙經秘文以相參會其他俗說文多虛妄其後道士私有增益非真文也著道德三篇尹喜

行其道至漢竇太后好黄老言孝文帝及外戚諸竇皆令讀之故莊周之徒以老子為宗　原淮南子曰盧敖遊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蒙穀之上見處士者深目而玄鬢淚注而鳶肩豐上殺下軒軒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翻然下其臂遯逃乎碑下敖就顧之方捲龜殻而食蛤梨敖與之語若士斖然笑曰子中州之人也寧肯遠至此猶光乎日月而載乎列星　神仙傳曰河上公莫知姓名也漢孝景帝時結草為菴于河湄常讀老

子經景帝好老子之言有所不知數事莫能通者聞人說河上公讀老子乃遣人諮所不解事以問之河上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帝即駕而從之公以素書二卷與帝曰熟省此則解疑了不事多言也勿以示非人言畢失其所在須臾雲霧晦冥天地斗合論者謂景帝好老子之言一世不能盡通之故神人特下教之便去也

漢武内傳曰李少君字雲翼齊國臨淄人好道入泰山采藥修絶穀全身之術遇安期生少君疾困叩頭

乞活安期生以神樓散一匕與服之即愈乃以方干上
言臣能凝澒成白銀飛丹砂成黄金金成服之白日昇
天身生朱陽之翼體備負光之異竦則凌天伏入無間
控飛龍而八遐遍乘白鴻而九陔周冥海之棗大如瓜
鍾山之李大如瓶臣以食之遂生奇光師安期授臣口
訣是以保萬物之可成也于是上甚尊敬爲立屋第
增又曰上元夫人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籙
者謂武帝曰汝好道乎數招方術登山祀神亦爲勤矣

然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恒舍于榮衛之中五臟之内雖獲良針固難愈也暴則使氣奔而攻神是故神擾而氣竭淫則使精漏而魂疲是故精竭而魂消奢則使真離而魄穢是故命逝而靈失酷則喪仁而自攻是故失仁而眼亂賊則使心鬬而口乾是故内戰而外絶此五事者皆是截身之刀鋸刳命之斧斤矣雖復志好長生不能遣兹五難亦何為損性而自勞乎若從今閉諸淫養汝神放諸奢從至儉勤齋戒

節飲食絕五穀去羶腥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
按而行之阿母必能致汝于玄都之墟迎汝于昆閬之
中位以仙官遊于十方子勵之哉　王母傳曰武帝問
長生之道王母曰汝能賤榮樂卑耽虛味道自復佳耳
然汝道恣體欲淫亂過甚殺伐非法奢侈恣性夫侈者
裂身之車也淫者破身之斧也殺者響對奢者心爛積
欲則神隕聚穢則命斷以子蕞爾之身而宅殘形之賊
盈尺之材乃攻之者百刃欲以解脫三尸全身永久不

可得也有似無翅之鷃願鼓天池朝生之菌而樂春秋者哉若能蕩此衆亂撥穢易意保神氣于絳府閉淫宮而不開靜奢侈于寂室愛衆生而不危守慈務施鍊氣惜精儻有若斯之事豈無髣髴邪若不爾者譬如抱石而濟長河耳　原真人周君傳曰紫陽真人周義山字委通汝陰人也聞有欒先生得道在蒙山能讀龍嶠經乃追尋之入蒙山遇羨門子乘白鹿執羽蓋佩青毛之節侍從十餘玉女君乃再拜叩頭乞長生要訣羨門子

曰子名在丹臺玉室之中何憂不仙遠越江河來登此
何索　神仙傳曰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烈入河東抱
犢山中得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讀不知其字不
敢取頗諳十數字形體歸書作以示嵇叔夜叔夜盡知
其字烈喜乃將叔夜往識其徑分明了了往至失石室
所在烈竊語弟子曰叔夜志趣非常輒不見不應得道
故也　增王君内傳曰西域真人謂王子登褒曰子求
生雖篤而未見其涯慕道雖勤而未啟其門殆猶沿湯

波以索烏巢尋長木而訪淵鱗耳是故子心疲于導引而朱宮為之喪潰肺弊于理氣而神華為之凋落肝勞于視盼而魂精為之遼索脾竭于守神而丹田為之閡滯腎困于經緯而精液為之不澤膽鋭于趨競故四肢為之亂作五臟相攻六府顛覆三焦滯而不瀉八關絶而無續賴精飯以勁汝身恃丹青以固汝內爾正可却衰白之凋折猶不免必死之期會徒有萬年之壽豈足貴乎 笑道論曰陸修靜宋明帝泰始七年因敕而上

上清經目既云隐在天宫爾来一百餘年不聞天人下降不見道士上昇不知此經從何至此昔文成書以飯牛詐言王母之命而黄庭元陽以道换佛張陵創造靈寳吴赤烏時始出上清起于草元宋齊之間乃行鮑静造三皇事露而被誅文成書飯牛致戮于漢世令之學者又踵其術亦可悲乎

道教三

原氣祖　帝先玄妙内篇經曰元道本起于元首萬氣之祖　老子曰道沖而用之挫其銳解

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氏之子象帝之先王弼注云帝天帝也

貸三生

一明威經曰天道善貸貸以三氣上氣曰始其色正青中氣曰元其色正白下氣曰亥其色正黃 老子曰道生一孫登注曰妙一宅于太虛之內玄化資于至道之用故因其所由謂之曰生

感星夢

日上詳道二 後聖九玄道君列紀經曰後聖君之母先夢玄雲日月纏其形乃感而孕焉

姓李

字芝上詳道二 上清三天君列紀經曰上清真人姓桓字芝乃中皇時人也

綠筋

紫腦道君列紀經曰斗中若有元籙玉籍者則目有綠筋若三元宮有琳札者紫腦錦舌

衡日

戴星

託洪胎

剖李腋本行經曰太上道經託胎洪氏之胞凝神瓊胎之府 道德經序訣曰周時復託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時即皓然因號曰老子

玄女吞氣

聖母夢雲 玄妙內篇經曰三氣八十一萬億歲後化生 玄妙玉女又生後八十一萬億歲後三氣變化五色玄妙玉女口仍即吞之八十一萬億歲乃化從玄妙玉女左腋而生生而白首故號為老子 下詳夢日注

合氣為名 指樹為姓 龜山元錄經曰高上玉皇上聖帝君九天玉真皆德空洞以為字合二氣以為名 玄妙內篇經曰老君記從李母生李母無婿老君指李樹曰此為我姓

把十 蹈五 雙柱 三門 葛洪神仙傳曰洪按朱韜玉札金箱內經皆云老子足蹈三五手把十文鼻骨雙柱耳三門

綠腸朱髓 蒼腎青肝 道君列紀經曰若三元宮有琳札綠腸朱髓 又曰玄都丹臺有皇皇金字者則青肝紫絡蒼腎繞文

七十二色 三十二光 龜山元錄經曰自高上虛皇頂負圓光七十二色 又曰太微天帝君身生三

十二色寶光矣

增九患

五難 學道有九患有志無時有時無友有友無志有志不遇其師過師不覺覺師不勤勤不守道或志不固固不能久皆人之九患也　下詳道二

三過

五情 妙真經曰視過其目明不居聽過其耳精泄漏受過其心神出去　下詳道二

道品

禍車 三教論曰道家厥品有三一者老子無為二者神仙餌服三者符籙禁厭　妙真經曰罪莫大于淫禍莫大于貪咎莫大于借此三者禍之車也

授業

觀形 晉紀曰張忠知至道虛無為宗依山巖幽谷鑿地為窟室弟子亦居窟室相去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于窟上每旦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為釜

道教四

原無名大道無名彊名曰道不器大道不器形上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

積靈太上三五順行經曰道者天之積靈知始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觀復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葆光注而不滿酌而不竭不知其由謂之

葆光言自光不滿抱一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為父吾將以為教父為

母可以為天下母詳後為宗詳道三受業注為任真誥曰修于其身其德乃真君子立

身道德為任清淨為師太和為友惟玄惟默與道無極深行淺行文子曰古之為道者

深行之謂之道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希夷之道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

不聞名曰希域中之大老子曰域中四大天大道大云云由醯雞莊子曰立

之道也其由醯雞謂甕中蠛蠓也

在螻蟻 道在螻蟻在稊稗

萬物之宗 老子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

儒墨之善 藝文志曰道家者流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其術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最善

一陰一陽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注一無也道無不存存陰而無于陰存陽而無于陽然陰陽之中皆是道故云

惟恍惟惚 老子曰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聖人尊道 行有餘力坐進此道

上士勤行 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日用不知 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注云以其無為之功大也

周行不殆 老子曰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無名之樸 又云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自然之教 又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和之以天倪 出莊子 導之以自然 文子曰聖人立法導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無德死者無怨也

虛無 妙有 增奥旨 觀衆妙之門坐思奥旨

元始 一本經曰無宗無上而獨能為萬物之始故稱元始 清虛自衛 詳儒墨注 清

虛寡欲 李叔明惡道佛之弊上言道教者清虛寡欲者也令迷其內而飾其外使農夫女工隳業以避役故農桑不勤兵賦日虛國用軍儲皆為歉耗 原玄珠 玄風 玄訓 真

宗 尊道 貴德 道德之文 五千言 玄元之教 無

為之道 衆妙之門 混成之教 正始之原 教本

玄元　政先清淨　開至道之軌躅　發元關之扃鐍

道教五

增詩唐張說奉敕撰道家詩曰金壇啓曙闈真氣肅微微落日銜仙𧷤初霞拂羽衣香隨龍節下雲逐鳳簫飛暫往蓬萊戲千年始一歸　又曰窈窕流精觀深沈紫翠庭金奩調上藥寶案讀仙經作賦看神雨乘槎辨客星祇應謝人俗輕舉託雲軿　又曰金爐承道訣玉牒啓元機雲逐笙歌度星流宮殿飛乘風嬉浩蕩窺月弄

光輝唯有三山鶴應同千載歸　又曰道記開中籙真官表上清焚香三鳥至鍊藥九仙成天上靈書下空中妙伎迎迎来出煙霧渺渺戲蓬瀛　顧況金璫玉珮歌曰贈君金璫太霄之玉珮金鎖禹步之流珠五岳真君之秘籙九天文人之寳書東井沐浴辰巳畢先進洞房上奔日借問君從何處来黄姑織女機悤出　又朝上清歌曰潔服朝上清緑景開紫霞皇皇紫微君左右皆靈娥曼聲流睇和清歌些至陽無謏其樂多些旌蓋飈

沓簫鼓和些金鳳玉麟欝騈羅些反風名香香氣遐些瓊田瑶草壽無涯些君著玉衣升玉車些欲降瓊宫玉女家些其桃千年始著花些蕭寥天清而滅雲目瓊瓊兮情感珮隨香兮夜闃肅肅兮愔愔啓天和兮洞靈心和為丹兮雲為馬君乘之觴于瑶池之上兮三光羅列而在下　李白訪道安陵遇蓋還為余造真籙臨别留贈詩曰清水見白石仙人識青童安陵蓋夫子十歳與天通懸河與微言談論安可窮能令二千石撫背驚神

聰揮毫贈新詩高價掩山東至今平原客感激慕清風學道北海仙傳書蕊珠宮丹田了玉闕白日思雲空為我草真籙天人槧妙工七元洞豁落八角輝星虹三災蕩璇璣蛟龍翼微躬舉手謝天地虛無齊始終黃金滿高堂荅荷難克充下笑世上事沈魂北羅酆昔日萬乘墳今成一科蓬贈言若可重實此輕華嵩　李商隱戊辰會靜中出貽同志詩曰大道諒無外會越自登真丹元子何索在已莫問鄰脩璨玉琳華翺翔九真君戲擲

萬里火聊台六甲旬瑤簡被靈誥持符開七門金鈴攝羣魔絳節何兟兟吟詠東海若倚笑扶桑春三山試回視九州揚一塵我本玄元冑秉華由上津中迷鬼道樂沈為下土民託質屬太陰鍊形復為人誓將覆官澤安此真與神龜山有慰薦南真為彌綸玉管會元圃火棗承天姻科車遏故氣侍香傳靈芬飄飄被青霓婀娜佩紫紋林洞何其微下仙不與羣丹泥因末控萬劫猶邈巡荊蕪既以雜丹鑿永無湮相期保妙命騰景侍帝宸

原賦梁江淹丹砂可學賦曰或曰金不可鑄僊不信試為此辭乘河漢之光氣騎列星之采色轂陰陽于形有傳變化于心識既而曖碧臺之錯落矐金宮之玲瓏幻蓮花于繡闥化蒲萄于錦屏奏神鼓于玉袂舞靈衣于金裾韻躑躅而易變律參差而難圖非南風之能擬詎濮水之敢模

增唐呂鑄玉書賦曰上清中元聖立教存書示人以玉為至精之寶諭道于彊名之真使其復歸于本近取諸身保長生于氣母通不死于谷神妙哉

靈訣虛皇之說清紫府之内瑕瑜不藏洗丹田之中瓊
瑶比潔蓬萊有壽配金石姑射有顏如氷雪訝其與天
地相終而莫知寒暑易節時所未諭玆焉在列我是以
紀庭廬之位論藏府之官得之于此甚易求之于彼則
難嘘吸可以自審性命于焉内觀専氣致柔則順途而
同轍適往任欲將背馳而走丸五氣理于先後三關啓
其戶牖精粹自成于渣滓寵辱不驚于紛紏同美玉之
韞匵我其善守以隋珠而彈雀爾于何有以致其道取

諸其懷皆目可通于兩曜神相應于百骸乃知化自仙冊形爲眞宅傳此希言服之無數神明不見指象帝于虛無玄覽可尋捧斯文而探𧷤代所貴人受益不然何道德並經于五千靈山自古而累百雖羽化之獨躋于國理而無睽用以修眞則致虛抱一移于砥行乃立節思齊故鍊質者慕凌厲飛騰于碧落致身者以詩書禮樂爲丹梯俾克躬以服道乃潔己而如珪懸解上智之性指南下愚之迷客有仰黄庭之秘籙空自歎于塵泥

原頌魏陳王曹植元俗頌曰元俗妙識飢餌神顏在陰倏逝即陽無景逍遥北岳凌霄引領揮霧昊天含神自靜 晉牽秀老子頌曰深哉伯陽誕此靈姿研精元奥幽賛神微抱質懷素韞寶藏輝述而好古儀聖作師周衰道廢厥猷匪宣龍潛初九亢志皓然於邈高風徽音永傳 又彭祖頌曰於休彭公應運特生窮神知化妙物通靈抱之不沖滿之不盈韜光隱曜混沌元清確乎其操邈乎其度含真蕩穢離俗遺務託神元妙遊心泰

素享年七百寶降其祚惠我無疆倫道作故
原賛晉湛方生老子賛曰教由嚴宗化必有資深矣若
人乃作皇師亦參儒訓道實希夷恂恂孔父是敬是祇
孫綽老子賛曰李老無為而無不為道一堯孔跡又
靈奇塞關内鏡冥神絶涯永合元氣長契兩儀
原書梁沈約與陶弘景書曰先生糠秕俗流超然獨遠
烈霓羽帯總轡雲霞方當名書絳簡身遊元闕憑星夕
卧望日朝飱而至理深微瞹焉難睹雖欲下風問道未

知厥路若夫棲遲閑遠咀嚼瓊芝出入清都師友靈聖循崖反跡無缺惟心

原論魏曹植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郤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元術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之徒接姦詭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羨飛龍哉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

齊光日月宮殿關庭等曜紫微何顧乎王母之宮崑崙之域哉夫三鳥備役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姮娥不若椒房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鶴乘霓不若乘輿之盛也瓊蕊玉華不如玉圭之潔也而顧為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為天下笑矣若夫元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樂耳媛妃所以紹先芻豢所

以悦口也何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采之色乎

原序後周宇文逌道教實花序曰混成元胎先天地而生玄妙自然在開闢之外可道非道因金籙以詮言上德不德寄玉京而闡說髙不可挨深不可原闕之而彰三光舒之而綿六合廣矣大矣莫得盡其鈎深恍兮惚兮安可窮其象物十善之戒四極之科金簡玉字之音瓊笈銀題之旨升玄内教靈寳上清五老赤書之篇七聖紫文之記故以暉諸篆籀焕彼圖牒玄經秘籍可得

而談者焉若乃包含天地陶育乾坤無大不大無小不小隨之而不見其後迎之而不見其前周流六虛希微三氣無上大道遊于空洞之上梵形天尊見于龍漢之刼日在丁夘拜東華之青童辰次庚寅虔台山之靜默漢史亦載道有三十七家九十三篇斯止畧序宗塗匪探奥賾詎詳金液之異未悟石函之奇見之者尚迷聞之者猶豫非有天尊之說曾無大聖之言豈下四惢之丹罕識五光之彩區區瑣瑣盡各而言

增碑隋薛道衡老氏碑頌曰悠哉振古邈矣帝先四紀維地八柱承天叢生類聚廣谷大川至道靈運神功自然五精應感三徵相繼樹以司牧執其象契帝迹懸皇王猷謝帝上德愈遠淳風漸替時乖澹泊俗異沖和尚賢飾智懸法張羅内修樽俎外事干戈魚驚網密鳥亂弓多真人出世星精下斗龍德在宮鶴髮垂首解紛挫鋭去薄歸厚日角月庭天長地久小茲五岳隘此九州逝將高蹈超然遠遊青牛已駕紫氣先浮元門洞啓神

化潛流賴鄉舊里渦川遺跡古往今來時移世易靈廟凋毀祠壇虛寂九井生桐雙碑碎石惟皇受命廼神廼聖響發地鐘光垂天鏡宇宙開朗妖氛蕩定曜晲同尊參神取正流沙蟠木鳳穴龜林異類歸款萬方宅心鴻臚納賮王會輸琛青雲干呂薰風入琴化致邕平家興禮讓永言柱下猶懋太上乃建清祠式圖靈狀原隰爽塏亭臯彌望梅梁桂棟曲檻叢楹煙霞舒卷風霧淒清仙官就位羽客來庭穰穰簡簡降福明靈至神不測理

存緐象大音希聲時振高響遐邇讃誦幽明資仰敬刊金石永播天壤　又李湜唐江州沖陽觀碑頌曰大哉元氣邈矣真圖寧窮妙象罔究鴻鑪道氣方振澆風未敷發揮元籙何賢墨儒其一雎盱莫測肸蠁難名蟬蜕滓濁神遊太清沈尸載起枯骸更生韜光秘訣養正真經其二變朴從雕驅淳入詐質文互起昏明遞謝燧火御圖觀龍演卦詭類千品殊形萬化其三於戲主唐異聖沖光化呑邃古聲超上皇六幽允塞三靈再昌御九登運得

一乘陽其四亶惟皇猷光宅天休張我元籥清我道流雙

童晚憩四子晨遊山棲白鶴關度青牛其五至人有為重

文是考芸閣三襲琳鑒七寶海聖澄真天神御昊含漱

靈液規模元老其六一人有慶萬姓攸資仰稽真宰式練

精思往梵仙桂令植靈芝惟其嗣美賴我尊師其七王命

良臣作牧江曲英英佐貳濟濟僚屬中和演化感恩動

俗衆妙所歸羣生是屬其八廬峯之右吳江之南仙居隱

隱遂宇耽耽道原叵濟洞穴難探筌徼思拙文何以堪

其九

增銘唐顧况衢州開元觀碑銘曰天地未生聖人未作陰陽坱圠日月磅礴道隐乎先氣流形博乃播羣法靈神沃若奔景無天迴元豁落

仙一

原釋名曰老而不死曰仙僊遷也遷入山也故制字人傍山也 魏伯陽周易叅同契曰惟昔聖賢懐玄抱真體服九鼎化淪與并九鼎謂丹砂之精含精養神通德三元天謂

地人也精液腠理筋骨致堅衆邪闢除正氣常存累積長久變形而仙　大戴禮易本命篇曰食氣者神明而壽不食者不死而神　史記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在渤海中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藥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則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　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馭飛龍遊于四海之外

增又曰至人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狂風振海而不能驚　原抱朴子曰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不修而但務方術終不得長生也行惡行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筭隨所犯輕重故所奪有多少　增又曰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益勞苦耳故不切于升騰而止于人間者八百八年　淮南子曰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禀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　沖虛子

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真誥曰玉醴金漿交梨火棗此則騰飛之藥不比金丹若體未真正穢念盈懷恐此物不肯来也

集仙録曰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者尸解也目光不落無異生人者尸解也有死而更生者有未歛而失其尸者有髪脱而形飛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為上夜半解者為下向曉向暮去者為地下主　真誥曰學仙者有五性暴淫奢酷賊克去五性反諸柔善

當有冀耳　又曰學道如彈琴緩急得中則道可成矣

又曰富貴溪麗是破骨之斧鋸載罪之舟車　太上

導仙銘曰子欲長生當服山精子欲輕翔當服山薑

又曰學道如穿井形愈深則去土愈難運出當拔其心

正其形乃見泉源　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

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在佛經故撰得七

十二可以與多聞博識者遐觀焉　原神異經曰崑崙

有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如削下有

仙人九府治與天地同休息　十洲記曰聚窟洲在西海中洲上有大樹與楓木相似而材芳華葉香聞數百里名此為返魂叩其樹樹亦能自聲聲如羣牛吼聞之者皆心震神駭伐其根心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熟煎之如飴令可丸名曰驚精香或名之振靈丸或名之為返生香　又曰崑崙山三角一角正于北辰星輝名曰閬風嶺其一角正西曰元圃臺其一角正東曰崑崙宮其一處有積金為天墉城面千里城安金臺　又曰鍾

山在北海之子地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畆

崔元山瀨鄉記曰老師為十三聖師養性得仙各自

有法凡三十六或以五行六甲陳或以服食度骨筋或

以深巷大巖門或以呼吸見丹田或以流理還神丹或

以歔歙遊天山或以元陽長九分或以恬澹存五宫或

以清淨飛淩雲或以三神建斗迴或以三五竟復還或

以聲罔處海濵或以三黄居鬼魂或以太乙行成均或

以六甲御六丁或以祭祀致鬼神或以吹呴沈深泉或

以命門固靈根或以璇璣得玉泉或以專守升于天或以混沌留我年或以把握知塞門或以太乙柱英氛或以虛無斷精神或以黄庭乘僮人或以柱天德神仙或以玉衡上柱天或以六甲遊元門或以導引俛仰伸或以寂寞在人間或以藥石上騰雲或以九道致紅泉或以厥陰三毛間或以去欲但存神

仙二

原史記曰黄帝採首山銅鑄鼎于荆山之下鼎既成有

龍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騎羣臣後宫從上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拔墮黄帝弓百姓仰空望帝既上乃抱其弓與胡髯而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又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散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山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髙辛時為雨師　又曰偓佺采藥父也好食松實體毛數寸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服時受服者皆三百歳　增又彭祖

云上士異牀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卧人集其術為彭祖經神仙傳云彭祖壽八百歷三代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　王充論衡曰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其妻嫦娥竊而食之奔入月宮託身于月是為蟾蜍　列仙傳曰周宣王時郊闡采薪者行歌云巾金巾入天門呼長精吸元泉鳴天鼓養泥丸時人莫能知之老君曰此活國中人其語秘矣斯皆修習無上正真之道也真仙通鑑云長桑公子也　内傳曰周穆王名滿立時年

五十立五十四年一百四歲王少好神仙常欲使車轍馬跡遍于天下以倣黄帝馬乃乘八駿之馬奔戎為右造父為御又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王母謡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来奈父自鄭圃来謁諫王以徐偃之政王乃返國宗社復安　原列仙傳曰吕尚兾州人生而内智豫知存亡避紂亂隱遼東三十年西適隱于南山釣于卞谿三年不獲魚問曰可以止矣尚曰非爾所及也果得大鯉有兵鈐在腹中

服澤芝地衣石髓二百年而告亡葬之無尸惟有玉鈐六篇在棺中　增又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後喬于山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緱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頂望之不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又曰琴高趙人也以鼓琴爲宋康王舍人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之曰可潔齋候于水旁設祠屋果乘赤鯉來萬人觀之留月餘復入水去　又曰卬疏者周封史也能

行氣鍊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至數百年往来入太室山中有卧石牀枕馬　原又曰蕭史秦繆公時善吹簫能致白鵠孔雀公女字美玉好之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鳳凰来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凰飛去故秦氏作鳳女祠雍宫世有簫聲　又曰安期生琅琊阜鄉人賣藥海邊時人皆言千歳公秦始皇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數萬出于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舃一兩為報

曰復千歲來求我于蓬萊山下始皇遣使者數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輙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處　增又曰毛女字玉姜形體生毛秦始皇宫人也秦亡入山道士教食松葉遂不飢寒在華陰山中　又曰始皇東遊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請得與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始皇大怒使伐湘山樹赭其山　又曰有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橘因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如三四斗盎巴人即令攀

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叟鬚眉皓然肌體紅白皆相對象戲身尺餘談笑自若但與決賭訖一叟曰君輸我海龍神第七女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枚紫絹帔一幅絳臺山霞實散二劑一叟曰君輸我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鍾阿母女態盈娘子躋虛龍縞襪八緉後日于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許来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蔕于橘中耳有一叟曰僕飢虛矣須龍根脯食之

即于袖中袖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
罔不周悉因削食之随削復滿食訖以水噀之化為一
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
在　原漢書曰梅福字子真為南昌尉居家常讀書養
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
今傳以為仙人其後人有見福者于會稽變姓名為吳
市門卒　增西王母傳曰漢初有四五小兒戲于路中
一兒歌曰着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知惟

張子房知之乃往拜馬曰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仙人得道昇天當揖金母而拜木公自非沖虛登真之子莫知其津矣　原漢武故事曰上廵狩河間見青紫氣自地屬天望氣者以為其下有奇女必天子之祥求之見一女子在空館中姿貌殊絶兩手一拳上令開其手數百人擘莫能開上自披手即申由是得幸為拳夫人進為婕妤居鉤弋宫解黄帝素女之術大有寵有身十四月產昭帝上曰堯十四月而生鉤弋亦然乃命其門曰

堯母門　列仙傳曰漢淮南王劉安言神仙黄白之事名為鴻寶萬畢三卷論變化之道于是八公乃詣王授丹經及三十六水方俗傳安之臨仙去餘藥器在庭中雞犬舐之皆得飛升　神仙傳曰漢期門程偉妻者能通神變化偉嘗從出而無時衣甚愁妻即為致兩縑無故至前偉好黄白連時不成妻乃出囊中藥以少投其已煎水銀須臾成銀偉欲從授方終不可得云偉骨相不應得之逼之不已妻死尸解去　風俗通曰孝明帝

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為葉縣令喬月朔常詣臺朝明帝帝怪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從東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隻舄使尚方識乃四年所賜尚書官履也每朝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于京師後天下玉棺于廳事前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寢其中蓋便上覆葬于城東土自成墳人無知之者百姓為立祠號葉君祠　晉中興書曰葛洪字稚川亡時年八十一視其貌如平生體亦軟弱舉屍

入棺其輕如空衣時咸以為尸解得仙　列仙傳曰陶安公六安冶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沖天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上冶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時安公騎之東南上城邑數萬人豫祖安送之皆辭訣　又曰江妃二女不知何許人出遊江湄逢鄭交甫不知其神人也女遂解珮與之交甫悅受珮去數十步空懷無珮女亦不見　又曰負局先生語似燕代間人因磨鏡輙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若有

輙出紫丸赤藥與之莫不愈數十年後大疫每到户與藥愈者萬計不取一錢後止吳山絶崖世世懸藥與人曰吾欲還蓬萊山為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從石間来下服之多所愈立祠十餘處　神仙傳曰董威輦不知何許人晉武末在洛陽白社中寢息身上藍縷衣不蔽形恒吞一石子經月不食或市乞傭作人或往觀之亦不與言時或著詩莫知所終　又曰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經與客對食並言及變

化之事客曰食畢先生作一事特戲者玄曰君得無促
促欲有所見乎乃噉口飯盡成大蜂數百皆集客身亦
不螫人食久玄乃張口蜂皆飛入口都畢玄嚼食之是
故飯也玄指牀使行指蝦蟇及諸行蟲飛燕雀黿之屬
使舞弦節如人也玄以冬為客設生瓜棗夏致氷雪又
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玄以一器于井上呼錢出于
是錢一一飛從井出皆向所投也又為客設酒無人傳
之杯自至前如或不盡杯不去也帝問曰百姓思雨寧

可得乎玄曰雨易得耳乃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閒天地晦冥大雨流淹　又曰欒巴者蜀郡人也正朝大會巴獨後到有酒色又不飲而南噀有司奏巴大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為臣生立廟令旦耆老皆入臣廟不可委之是以頗有酒色臣適來本縣成都市上失火臣故噀酒為雨以滅火非敢不敬當請詔問虛詔抵罪乃驛書問成都成都荅言正旦失火食時有大雨從東北来火乃息雨皆作酒氣　又

曰封君達隴西人初服黄連五十餘年入鳥鼠山又于中服水銀百餘年還鄉年如二十者　增列仙傳曰後漢魏伯陽者吳人也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乃曰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乃與犬食犬即死伯陽服丹入口即死弟子服之亦死餘二弟子遂不服乃共出山去後伯陽起將所服丹内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遂皆仙去乃作手書寄謝二弟子乃始懊恨伯陽作參同契三卷以論作丹之意　又曰許真君字敬

之本汝南人後于豫章遇一少年容貌修整自稱慎郎許君與之語知非人類指顧之間少年去君謂門人曰適来少年乃是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為洪水所害若非翦戮恐致逃遁蜃精知真君識之潛于龍沙洲化為黄牛真君以道眼遥觀謂弟子施太玉曰彼之精怪化作黄牛我今化為墨牛仍以手巾掛膊將以認之汝見牛奔鬬當以劍截彼真君乃化身而去俄傾見墨牛奔趂黄牛而来太玉以劍揮黄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

井中從此井徑歸潭州却化為人先是蜃精化為美少年以珍寶財貨數萬獲娶潭州刺史賈至女至是真君求見賈使君謂曰聞君有貴婿慎郎乃蛟蜃老魅焉敢遁形精復變本形為吏所殺　又曰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時人計之年八百歲因以號焉　梁書曰陶弘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賜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　原搜神記曰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

白鶴集柱頭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遂高上沖天今遼東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不知名字　又曰薊子訓不知所來到洛見公卿數十處皆持斗酒片脯候之曰遠來無所有示致微意坐上數百人飲啖終日不盡去後數十處皆白雲起從旦至暮時有百歲公說小兒時見訓賣藥會稽市顏色如此訓不樂住洛遂遁去正始中長安東

霸城中有見之者與一老公摩娑銅人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　異苑曰陶侃字士行微時遭父艱有人長九尺端悦通刺子字不可識心怪非常出庭拜送此人告侃曰吾是王子晉君有巨相故来相看于是脱衣恰服仙羽升鵠而騰颻　增集仙録云阿環是上元夫人道君弟子總領真籍亞于龜臺　又曰魏夫人晉司徒魏舒之女名華存嫁劉幼彦生二子學道服胡麻散茯苓丸有太極真人等来降授以太上寶文等書三十一

卷位為紫虛元君南嶽夫人升天而去　又曰羅郁九疑山中得道女梁簡文帝時降黄門郎羊權家贈詩及火浣布金玉條脱已九百歲矣　靈笈經曰呂巖字洞賔唐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值巢賊亂携家隐終南山絶世辟穀變易形體尤精劍術　呂純陽集曰洞賔隨雲房同憇一肆中雲房自起執炊洞賔忽昏睡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歴官清要前後兩娶貴家女婚嫁早畢簪笏滿門如此幾四十年最後獨相十年權勢薫炙忽

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妻孥流嶺表路值風雪僕馬俱瘁一身無聊方興浩歎恍然夢覺雲房在旁炊尚未熟笑曰黄粱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君知我夢邪雲房曰子適来之夢升沈萬態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頃耳得不足喜喪不足憂且有大覺而後知此人間世其大夢也洞賓感悟遂拜雲房求度世術　續仙傳曰藍采和不知何許人常衣破藍衫黑木腰帶跣一足鞾一足醉則持三尺大拍板行歌云踏踏歌藍采和世界

能幾何紅顔一春樹流光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来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詞多率爾而作後至濠梁忽然輕舉擲下鞵帶拍板乘雲而去　又曰韓湘昌黎從子少學道落魄他鄉久而始歸值昌黎生辰宴怒之湘曰無怒也請效薄技以獻因為頃刻花每辦金書一聯云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昌黎不悟遣之去後果謫潮州至藍關湘来候昌黎乃悟因吟三韻以補前詩竟别　又曰世傳八

仙鍾離李呂張藍韓曹何也不知其會所由始鍾離諱權字雲房嘗以裨將從周孝侯處敗于齊萬年跳終南山遇東華王真人得道至唐始一出度純陽自稱天下都散漢呂諱巖字洞賓嘗舉進士不第遇正陽真人得道在五季及宋時化跡最著而又與正陽度劉海蟾王重陽及自度何仙姑張珍奴之屬張諱果隱恒州中條山見召于唐開元中與葉靜能革比而公最為長者自言堯時官侍中葉公容識之曰混沌初分白蝙蝠精也

授銀青光禄大夫放歸天寳時尸解曹國舅者茵善時傳不能舉其名第言丞相彬子皇后弟少而美姿安恬上及皇后重之一旦求出家雲水上以金牌賜之抵黄河為篙工索渡直急用金牌相抵純陽見而警之遂拜而得道按皇后乃侍中彬孫女金牌云云大約俚巷委談也審爾所謂曹公者當作青巾少年不當作髯而翼善冠也何仙姑零陵市人女也純陽以一桃與之僅食其半自是不飢頗能談休咎老而尸觧亦茵善時云又

趙道一仙鑑云純陽所度者趙姑何者也有仙姑何姓者開元中羽化去合在純陽前李公者諸方外稗官都不載獨聞之乩云諱元中開元大歷閒人也于終南山學道四十年陽神出舍為虎所殘得一跛丐乍亡者而居之不可知也藍即采和韓即湘鐵拐姓李質本魁梧早歲聞道修真巖穴一日將赴老君華山之約囑其徒曰有魄在此倘遊魂七日不返若可化吾魄也徒以母疾迅歸六日化之至七日果歸失魄無依乃附一餓

孳之尸而起故形跛惡非其質矣　列仙傳曰唐柳毅下第歸至涇陽見一婦人牧羊曰妾洞庭小女也嫁涇川次子為婢所惑得罪舅姑毀黜至此聞君將還敢寄尺牘于洞庭之陰有大橘樹君擊樹三當有應者毅如其言見千門萬戶曰靈虛殿一人被紫執圭取書進之洞庭君泣曰老夫之罪使孺弱罹害言未畢有赤龍長萬丈擘天而飛去俄而祥風慶雲幢節玲瓏紅妝千百中有一人即前寄書者乃宴毅于碧雲宮宴罷辭去後

再娶盧氏貌類龍女妻曰予即洞庭君女也涇上之辱君能救之兹奉閨房永以爲報同歸洞庭莫知其迹
又曰陳摶字圖南隠武當山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𡸁拱初謂其弟子賈德昇曰汝可于張超谷鑿石爲室室成遂化形于蓮花峰下張超谷中卒經七日支體猶温有五色雲蔽塞洞口累日不散　又曰高宗時道士劉合還丹成而上之咸亨中卒惟有空皮而背上開拆有似蟬蛻　女仙録曰

樊夫人者劉綱妻也鬒翠如雲肌潔如雪　真誥曰蕚綠華者女仙也上下青衣顔色絶整　明泳化編曰朱原虛江州人有弟二人父母俱即世弟皆幼遂匿父所遺綾錦其二弟貧乏不振一日鄰人請紫姑仙原虛過焉曰仙姑能詩章惠一聮仙降云何處西風夜捲霜雁行中斷各凄凉吳綾越錦成私篋不見姜家布被香原虛大慙明日召二弟還與之完婚力佐其讀書遂皆登科典州郡二弟事原虛亦如之

仙三

原桂父　茅君裴氏廣州記曰桂父常食桂葉一旦與鄉曲別飄然入雲　葛洪神仙傳曰茅君學道成而歸自說吾有神靈之職上某月日當之官至期登羽車而去

赤松　黄石詳仙二　神仙傳曰黄石君者修彭祖之術年數百歲猶有少容亦學地仙不求升雲

金母　玉妃空洞靈章經曰紫微煥七臺騫樹秀玉霞衆聖集琳宮金母命清歌　靈寶赤書經曰元始登命太真案筆玉妃拂筵鑄金爲簡刻玉書篇

山圖　園客劉向列仙傳曰山圖隴西人馬踏折脚山中道士教服地黄當歸羌活元參服一年病愈身輕追道人問自云五岳使也能隨我汝便不死山圖追隨六十餘年歸來行母服復去莫知所之　又曰園客濟陽人種五色香草積十年服食其實有五色蛾上香草末

容妝而養之生桑蠶時有女夜至自稱容妻道蠶狀客與俱蠶繭大如盆繅訖俱去莫知所之

木工

陶正　劉向列仙傳曰赤松子輿者黄帝時人不食五穀啖百草花至堯時為木工能隨風雨上下

又曰甯封子者為黄帝陶正有人過之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積火自燒而隨烟氣或上或下

龍師

魚吏　劉向列仙傳曰師門能使火食桃李葩為夏孔甲龍師孔甲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

又曰赤須子豐人云秦穆公時主魚吏食松實天門冬石脂齒落更生髪墮更出後去止吳山七十餘年莫知所至

飡霞　貫景　列仙傳云陵陽子春飡朝霞夏食沆瀣大人賦貫列缺之側景注人在天上視列缺去地三千里

乘虎　牧羊　葛𤣥能乘虎使鬼𤣥是抱朴子從祖即鄭思遠之師也時人莫得所處傳言東海中仙人寄書呼為仙公真誥曰黄初平丹谿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

良謹將至金華石室山其兄初起尋索歷年得見問羊何在曰近在山東往視但見白石初平叱石變羊數萬頭初起知其得仙道

煮石　蒸丹

列仙傳白石先生中黃道人弟子也常煮白石為糧因號白石山居亦食脯飲酒食穀日行三四百里容貌不衰

真誥曰李方回晉武帝時人學道在華山受管城子蒸丹餌朮法又受蘇門周壽陵丹霞之法五十年精心內視仙去

滕印　身光

謝自然女道士也果州人居大方山頂常誦道德經黃庭內篇于開元觀受紫虛寶經于金泉山一十三年晝夜不寐兩膝上忽有印四壖若朱有古篆六字槩如白玉忽于金泉道壇有雲氣遮匝一山散漫彌久仙去

東郭延年山陽人服靈飛散在暗空中夜書又身生光遠照小物見其緣色一旦數十人乘虎豹來迎之延年遂入崑崙山仙去

獻桃　食棗

王母獻武帝

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瓠

汗漫　逍

遥從汗漫而遊汗漫仙人名戚逍遥見續仙傳　青牛　白鹿老子羨門　白龍　青鳥陵陽子明乘白龍仙去　王母使者　增　偷桃　種杏漢武內傳七月七日上于承華殿齋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乘紫雲之輦駕五色斑龍上殿自設精饌以柈盛桃七枚帝食之甘美母曰此桃三千年一開花三千年一結實南窓下有人窺看帝驚問何人王母曰是我鄰家小兒東方朔性多滑稽曾三來偷桃此子昔為太上仙官但務遊戲太上謫使在人間也　吳董奉侯官人有道術為人治病不取錢病愈重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數年計得萬餘株乃縱山中百禽羣獸遊戲其下竟不生草常如芸治後杏子大熟乃于林中作一草倉示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報奉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即自取杏一器而去置穀少而取杏多者羣虎輙吼逐之

君

四叟 茅濛字初成咸陽人知周室將衰不求仕進師事鬼谷受長生之術遂入華山修煉秦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日白日升天元孫盈固衷盈字叔申漢地節中得道于金陵句曲山受金匱九錫之命為司命真君人因改句曲為茅君山或曰初元中入句曲山為太元真君弟固為武威太守衷為上郡太守聞兄盈得仙皆棄官訪從學道俱成地仙固為定籙真君衷為保生真君兄弟三人號三茅君各居一峯故世號三茅峯　下詳仙二

入壺　坐甕 東漢費長房為汝南市掾市有老翁賣藥懸一壺于市頭市罷輒入壺中人莫之見惟長房于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餅餌食之翁乃與俱入壺中惟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謫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後長房從壺公求道入深山于羣虎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于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于心上衆蛇來嚙索且斷長房亦

不移翁撫之曰子可教矣復令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于此不成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投葛陂中又作符曰以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歸來以竹杖投葛陂顧視則龍也遂能鞭笞百鬼役使社公真誥曰壺公姓施名存齊人孔子弟子三千數内之一人也

王老者村居慕道有老道士造之留月餘忽遍身瘡瘍謂王老曰得酒數斛浸之即愈王老遂爲置酒滿甕道士坐甕中三日方出鬚髪皆黑顔如童子謂王老曰能飲此酒可以仙去時方打麥王老全家飲之須臾皆醉忽風動雲蒸一時輕舉舍屋雞犬皆去空中猶聞打麥聲

騎狗

子先漢中卜師也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嫗曰急疾當與汝俱去夜有仙人騎二茅狗呼子先子先將一與嫗乃龍也騎之上華陰山人後嘗于山上鬧大呼曰子先酒母在此

釣龍

陵陽子明者姓竇漢丹陽人好釣得白龍子明放之後數

十年得白魚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遂上黃山采石脂服之三年白龍來迎止陵陽山百餘年仙去按子明漢時嘗為陵陽令無欲而民自化

呼錢 **磨鏡** 俱詳仙二 **牧龍** **養雞**

抱朴子曰蔡誕入山不堪其苦而還誑其家人曰昔為地仙位卑為老君牧龍因與羣仙博戲輸一五色斑龍緣此被謫崑崙山下耘鋤芝草 祝雞翁洛陽人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牢雞皆有名字暮棲樹上晝則放之翁呼雞名即別種而至賣雞及子得錢輒置之而去後升吳山白鶴孔雀嘗止其傍

咲花

餌桂 上詳仙一 離婁公餌桂而得仙

金花 **瑤草**

陰真君歌北方正氣為河車東方甲乙戊丹砂兩情合養為一體朱雀調運生金花注云北方正氣是水東方甲乙是木朱雀南方火也 山海經姑射之山帝女死馬化為瑤草又高唐賦序帝之季女名瑤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精神化為草故名瑤

草瑶草乃珊瑚樹之類仙家用以合丹藥

逐犬　斬蛟

朱孺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若巖一日汲于溪上見二花犬相趂因逐之入于枸杞叢下掘之根形如二犬烹而食之忽覺身輕飛于峯上雲氣擁之而去元正食其餘亦得不死因號其峯為童子峯下詳仙二

飛鳧　化鳥

上詳仙二

王次仲變篆隷秦始皇召之不至將殺之化為大鳥振翼而起使者拜曰無以復命恐見誅乃以二大翮墮與使者始皇因名落翮山

跨虎　牽犢

吳彩鸞濮陽吳猛女也唐太和末有書生文蕭寓鍾陵紫極宮一日西遊山覩一姝歌曰若能相伴陟仙壇贏得文蕭嫁彩鸞自有綉襦并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歌罷秉燭陟山捫石生亦潛躡其蹤姝顧曰非文蕭邪遂與生携手下山歸鍾陵為夫婦蕭貧不能自給彩鸞寫孫愐唐韻運筆如飛日得一部鬻之獲金五緡盡則復寫如是者僅十載稍為人知遂潛往新興越王山二

人各跨一虎陟峯巒而去　仙人犢子鄴人也時壯時老時好時醜有陽都女者生而連眉耳細而長會犢子來過都女悅之遂留相奉侍出門共牽犢耳而走莫能追之魏都賦犢配連眉即此

食松　乞樹上詳仙二　袁坚志劉氏鯉堂前有大槐樹忽夢一女官自稱麻姑乞此樹修廟劉謾許之既寤異其事後數日風雷大作失槐所在即詣麻姑廟視之槐已卧其前矣

薦羹　留飯唐光化間馬氏女既嫁家貧事姑尤謹異人授以仙術往來傭織去家百里食有羹即以箬笠浮還家薦于姑頃之復回人知其不凡呼為馬大仙　唐李筌號達觀子居少室山好神仙術至嵩山虎口巖得黄帝陰符經其本糜爛筌抄讀數千遍不曉其義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獘衣扶杖神狀甚異見路傍一火燒樹因自語曰火生于木火發必尅筌驚問曰此陰符經文母何得言之母曰吾受此符已六周甲子矣筌拜母共坐石上說陰符之義

日已晡曰吾有麥飯相與爲食袖中出一瓢令荃取水及還已失老母所在但留麥飯于石上荃食之後血氣不衰入名山訪道不知所之

撫琴　磨鏡

王微丞相姪女幼慕道持經撫琴嘗曰洞宮有台命當補仙官題詩云翫水登山無定時諸仙頻下聽琴詩此心不戀居人世惟見天邊雙鶴飛是夕奄然而終　九華真妃云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妾有磨鏡之石決牖之術

裹丹　賣酒

貫知微過增城夫人杜蘭香以秋雲羅帕裹丹一粒與之　神仙傳餘杭姥嫁于西湖農家善采百花釀酒王方平嘗以千錢過蔡經家與姥沽酒飲而甘之是後羣仙時降因授一丸藥以償酒價姥服之仙去後十餘年有人經過洞庭湖邊見賣百花酒者即姥也

駕鹿　乘鸞

漢武帝内傳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及术後乃絶穀十餘年顏色如桃花一日與知故别入華山後五十年先相識者

逢女生于華山廟前駕白鹿餌胡麻令從女謝親里鄉故而去　髙化劉安上女育于雍熈初至九齡與羽人說道得度世之法及笄許娶何氏子劉氏送之忽有一白鶩自空而下劉女乘之而去陳軒詩云白鶩乘去人何在青鳥飛來信已遥若使何郎有仙骨也須同引鳳凰簫

牧羊　引犬

上詳仙二　曹仙媪不知何許人常携幼女引一犬息闗馬闗柳下一日至河將渡舟師拒之媪携女與犬凌波御風須臾登岸仸又登東岸石龕遂與女及犬俱化龕中

九節杖　五雲車

仙人有九節杖杜詩云安得神仙九節杖　五雲車仙人所乘也周庾信步虚詞東明九芝蓋北燭五雲車

黄庭經　緑玉篇

仙經有緑玉篇黄金篇古㫖篇　下詳仙二

刀圭藥　油囊酒

唐詩倘賜刀圭藥還留不死名又朱文公感興詩云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按本草凡散藥有云刀圭者十

分方寸七之一准如梧桐子大一說刀圭盛藥器也
麻姑至蔡經家酒盡就餘杭姥沽酒得一油囊酒五斗

服絳雪　擣玄霜

唐開元中內人趙雲容問申元之乞延生之藥元之與絳雪丹一粒
曰汝服此必死不壞百年後生至元和末百年雲容果
再生雲容楊貴妃之侍兒也妃甚愛惜之常令獨舞霓
裳于繡嶺宮或云雲容姓張　唐長慶中裴航秀才因
下第遊鄂渚謁故舊崔相國得贈錢二十萬遂挈歸于
京因傭巨舟載于襄漢同載有雲翹樊夫人乃國色也
裴因賂侍婢裊烟求達詩一章久無荅航無計又求名
醞珍果獻之夫人乃使裊烟召航相識會後又使裊烟
持詩與裴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擣盡見雲英藍橋
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航覽之空愧佩而已不
能達荅詩之旨後更不復見但使裊烟達荅寒暄而已
及抵襄漢不告辭而去航訪求之竟無踪兆航遂飭裝
歸輦下經藍橋驛渴甚見一舍有老嫗緝麻苧揖之求

漿嫗曰雲英擎一甌漿來郎君要飲裴訝之憶樊夫人有雲英之句深不自會俄于葦箔之下出雙玉手捧瓷甌航接飲之真玉液也因還甌揭箔覩一女子艷麗驚人願納厚禮娶之嫗曰我今老病止有此女孫昨有神仙與靈藥一刀圭但須玉杵臼擣之若約娶此女者得玉杵臼當與之也航至京訪求獲玉杵臼于虢州卞老舖遂挈抵藍橋更為擣藥百日乃得娶雲英而仙去雲翹夫人乃雲英之姊即劉綱妻也

仙四

原桃源秦人 芝田雲裳文選 吸沆瀣大人賦呼吸沆瀣餐朝霞沆瀣北方夜半天地元黃之氣也 生羽翼朐臆生羽翼見魏文帝詩 高舉出空後漢上成公密縣人初行久不還後歸家語人曰我已得仙辭去人見其高舉出空良久乃沒 徐行去疾鮑靚

字太元行龍山見前一少年姿容整茂徒行甚徐而遠去殊疾靚乘名馬逐數里終不能及意甚異之及問少年荅曰我中山陰長生也 松喬 彭湖 駕鶴 驂龍 上清

靈族 絳節 朱幡 羽化 蟬蛻 羽蓋 芝蓋

霓旌 霓裳 雲軿 雲軿 風馭 霞衣 羽駕

烟駕 却粒 服氣 羽容 羽人 靈仙 列仙

羣仙 九仙 紫府輕舉 碧落上升 龜鶴之年

金石之壽 綿日月而不老 配天地而長存 求仙

采菖蒲 葛洪神仙傳云王生陽城人漢武帝登嵩山忽有神人禮而問之曰某九疑山人也聞中岳有

菖蒲一寸九節食可長生故来采之忽失神人帝遂採服性熱煩惱不快

得石髓 嵇康與王烈共入山烈得石髓如飴自服半半與康皆凝為石

稟氣自然 養生論云或以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得之

養性為旨 真誥曰章震周幽王時南郡人常歎曰人生世間日失一日去生轉遠乃著道書百餘篇精于五行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為旨後入崆峒山仙去

不務垂衣　空思脱屣 武帝歎曰使我得如淮南王棄天下如脱屣

谷永諫成帝 曰捕風捉影終不可得

郭璞卜許邁 遇泰上文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邁聞鮑靚隐跡潛遁乃俟之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岳于是往来茅嶺洞至時節還家

徐生知懼訪蓬嶽以無歸 秦皇令徐福求藥蓬

萊山　欒大伏誅求羨門而不得初漢武拜欒大為五利將軍　神仙難致　政化易傷　仙存象外不可茍求　道在域中所宜馴致　崆峒訪道雖軒后之或遊　蓬島求仙豈秦王之可致　增泛海求師靈芨經云女真焦静貞泛海求師精思至誠至一山遇道者導至方丈見二女仙問道曰子欲為真官可謁東華青童道君授三皇法請名氏曰天台司馬承禎也歸詣承禎求　舉家乘雲段立仲奉玉皇授度未幾上升都仙舉家乘雲

仙五

原詩魏文帝遊仙詩曰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

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曜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胷臆生羽翼輕舉生風雲倏忽行萬億流覽觀四海茫茫非所識　曹植遊仙詩曰人生不滿百戚戚少歡娛意欲奮六翮排霞凌紫虛蟬蛻同松喬翻跡登鼎湖翺翔九天上騁轡遠行遊東觀扶桑曜西臨弱水流北極登元渚南翔陟丹丘　又五遊詠曰九州不足步願得凌雲翔逍遥八紘外遊日歷遐荒披我丹霞衣襲我素霓裳華蓋紛奄藹六龍仰天驤曜靈未移景倏忽

造昊蒼閶闔啓丹扉雙闕曜朱光徘徊文昌殿登陟太
微堂上帝伏西櫺羣后集東廂帶我瓊瑶佩漱我沆瀣
漿踟躕玩靈芝徙倚弄華芳王子奉仙藥羨門進奇方
服食享遐紀延壽保無疆　又遠遊詩曰靈鼇戴方丈
神嶽儼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瓊蘂可療飢仰
首漱朝霞崑崙本吾宅中州非我家　晉何劭遊仙詩
曰羨昔王子喬友道發伊洛廼遞陵峻嶽連翩御飛鶴
張協遊仙詩曰崢嶸元圃深嵯峨天嶺峭亭館籠雲

構修梁流三曜蕑葩盖嶺披清風緣隟嘯　成公綏仙
詩曰盛年無幾時奄忽行欲老那得赤松子從學度世
道西入華陰山求得神芝草珠玉猶戴土何惜千金寶
但願壽無窮與君長相保　庾闡遊仙詩曰神嶽竦丹
霄玉堂臨雪嶺上采瓊樹華下挹瑶泉井　又曰南海
納朱濤元波灑北溟仰盻燭龍曜俯步朝廣庭　又曰
卭疏鍊石髓赤松嗽水玉憑烟眇封子流浪揮元俗崆
峒臨北户昆吾眇南陸層霄映紫芝潜澗泛丹菊崑崙

湧五河八流縈地軸　又曰三山羅如粟巨壑不容刀
白龍騰子明朱鱗運琴髙輕舉觀滄海眇邈去瀛洲玉
泉出靈皃瓊草被神丘　又曰熒熒丹桂紫芝結根雲
山九疑鮮榮夏馥冬熈誰與薄采松期　又曰赤松遊
霞乘烟封子錬骨淩仙滄嗽水玉心元故能靈化自然
又曰乘彼六氣渺茫輜駕赤水崑陽遥望至人元堂
心與罔象俱忘　又曰朝嗽雲英玉蕊夕挹玉膏石髓
瑤臺藻構霞綺鱗裳羽盖級纚　又曰玉樹標雲翠蔚

靈崖獨拔竒卉芳津蘭瑩珠隧碧葉濯清鱗萃　又曰玉房石檐磊砢燭龍銜輝吐火朝采石英澗左夕翳瓊葩巖下　張華詠蕭史詩曰蕭史愛長年嬴女希童顔火粒顧排棄霞霧好登攀龍飛竟天路鳯起出秦闗身去長不返簫聲時往還　又遊仙詩曰雲霓垂藻旒羽袿揚輕裾飄登清雲閒論道神皇廬蕭史登鳯音王后吹鳴竽守精味玄妙逍遥無為墟　又曰玉佩連浮星輕冠結朝霞列坐王母堂艶體飡瑶華湘妃咏涉江漢

女奏陽阿　又曰乘雲去中夏隨風濟江湘亹亹陟高陵遂升玉巒陽雲娥薦瓊石神妃侍衣裳　湛方生廬山神仙詩并序曰潯陽有廬山者盤基彭蠡之西其崇標峻極辰光隔輝幽澗澄深積清百仞若乃絶阻重嶮非人跡之所遊窈窕沖深常含霞而貯氣真可謂神明之區域列真之苑囿矣太元十一年有採樵其陽者于時鮮霞褰林傾暉映岫見一沙門披法服獨在巖中俄頃振裳揮錫凌崖直上排丹霄而輕舉起九折而一指

既白雲之可乘何帝鄉之足遠哉窮目蒼蒼翳然滅跡

詩曰吸風元圃飲露丹霄室宅五岳賓友松喬　郭璞

遊仙詩曰暘谷吐靈曜扶桑森千丈朱霞升東山朝日

何晃朗迴風流曲櫺幽室發逸響悠然心永懷眇爾自

遐想仰思舉雲翼延首矯玉掌嘯傲遺世羅縱情在獨

往明道雖若昧其中有妙象希賢能勵德羨魚當結網

又曰采藥遊名山將以救年頽呼吸玉滋液妙氣盈

胷懷登仙撫龍駟迅駕乘奔雷鮮裳逐電曜雲蓋隨風

迴手頓羲和轡足踏閶闔開東海循蹄涔崑崙螻蟻堆
遐邈冥茫中俯視令人哀　又曰登岳采五芝涉澗將
六草散髮蕩元溜終年不華皓　又曰四瀆流如淚五
岳羅若垤尋我青雲友永與時人絶　又曰縱酒濛汜
濱結駕尋木末翹首攀金梯飛步登玉闕左顧擁方目
右眷極朱髮　又曰璇臺冠崑嶺西海濱招搖瓊林籠
藻映碧樹疏英翹丹泉漂朱沫黑水鼓元濤尋仙萬餘
日今乃見子喬振髮晞翠霞解褐被絳綃總轡臨少廣

盤虬舞雲軺　齊袁彖遊仙詩曰羽客宴瑤宮旌蓋乍
舒設王子洛浦來湘娥洞庭發長引逐清風髙歌送奔
月並馭排帝閽連吹入天闕萬古一方春千霜豈二髮
　又曰白玉三重階黄金九層路采烟拂紫霓芳風揺
碧樹　陸慧曉遊仙詩曰旌翻玉華晦神轉雲光移襲
舄黄山下投佩朱路岐　又遊仙詩曰水華究靈奥陽
精測神秘具聞上仙訣留丹未肯餌潛名遊柱史隱跡
居郎位委曲鳳臺日分明柏寢事蕭史暫徘徊待我升

龍轡　梁簡文帝仙客詩曰漆水豈難變桐刀乍可揮青書長命籙紫水芙蓉衣高翔五岳小低望九河微穿池聽龍長叱石待羊歸酒闌時節久桃生歲月稀　沈約和竟陵王遊仙詩曰夭矯乘絳仙螭衣方陸離玉鑾隱雲霧溶溶紛上馳瑤臺風不息赤水正漣漪崢嶸元圃上聊舉瓊樹枝　又曰朝止閶闔宮暮宴清都闕騰蓋隱奔星低鑾避行月九疑紛相從虹旌乍升没青鳥去復還高堂雲不歇若華有餘照淹留且晞髮　又陶

先生登樓不復下詩曰側聞上士說尺木乃騰霄雲軿不展地仙居多麗譙卧待三芝秀坐對百神朝衘書必青鳥嘉客信龍鑣非止靈桃實方見大椿凋　又赤松澗詩曰松子排烟去英靈眇難測惟有清澗流潺湲終不息神丹在兹化雲軿于此陟願受金液方片言生羽翼渴就華池飲飢向朝霞食何時當來還延佇青巖側

又和劉中書仙詩曰殊庭不可及風㵱多異色霞衣不待縫雲錦不須織　又曰清旦發元洲日暮宿丹丘

崑山西北映瑶泉東南流霓裳拂流電雲車委輕霰崢嶸上不覩寥廓下無見　王筠東南射山詩曰還丹改容質握水駐留年口含千里霧掌流五色烟瓊漿泛金斝瑶池溉玉田倏忽整龍駕相遇鳳臺前　周庾信和趙王遊仙詩曰藏山還采藥有道得從師京兆陳安世成都李意其玉魚傳相鶴太乙受飛龜白石香新芋青泥美熟芝山精逢照鏡樵客值圍碁石文如碎錦藤苗似亂絲蓬莱在何處漢后欲遥祠　陳陰鏗賦得神仙

詩曰羅浮銀是殿瀛洲玉作堂朝遊雲暫起夕餌菊恒香聊持履成燕戲以石為羊洪崖與松子乘羽就周王

增唐王績贈學仙者詩曰采藥層城遠尋師海路賒玉壺横日月金闕斷烟霞仙人何處在道士未還家誰知彭澤意更覺步兵邪春釀煎松葉秋杯浸菊花相逢寧可醉定不學丹砂　宋之問王子喬詩曰王子喬愛神仙七月七日上賓天白虎摇瑟鳳吹笙乘騎雲氣喻日精喻日精長不歸遺廟今在而人非空望山頭草草

露濕人衣　李白元丹丘歌曰元丹丘愛神仙朝飲頳水之清流暮還嵩岑之紫烟三十六峰長周旋長周旋躡星虹身騎飛龍耳生風横江跨海與天通我知爾遊心無窮　常建宿五度谿仙人得道處詩曰五度谿上花生根依兩崖二月尋片雲願宿秦人家上見懸崖崩下見白水湍仙人彈碁處石上青蘚盤無處求玉童翳翳帷林巒前溪遇新月聊取玉琴彈　韋應物學仙詩二首曰昔有道士求神仙靈真下試心確然千鈞巨石

一髮懸卧之石上十三年存道忘身一試過名奏玉皇乃升天雲氣冉冉漸不見留語弟子但精堅　又曰石上鑿井欲到水惰心一起中路止豈不見古来三人俱弟兄結茅深山讀仙經上有青冥倚天之絕壁下有颼飂萬壑之松聲仙人變化為白鹿二弟翫之兄誦讀讀多七過可乞言為子心精得神仙可憐二弟仰天泣一失毫釐千萬年　楊衒仙女辭曰玉笄初侍紫皇君金縷鴛鴦滿絳裙仙宫一閉無消息遥結芳心向碧雲

令狐楚贈毛仙翁詩曰宣州渾是上清宫容有真人貌似童紺髪垂纓光鬅鬙細髯縁領緑茸茸壺中藥物梯霞訣肘後方書縮地功既許焚香為弟子願教年紀大椿同　李康成玉華仙子歌曰紫陽仙子名玉華珠盤承露餌丹砂轉態凝情五雲裏嬌顔千歲芙蓉花紫陽綵女矜無數遥見玉華皆掩嫭高堂初日不成妍洛渚流風徒自憐璇階霓綺閣碧題霜羅幕仙娥桂樹長自春王母桃花未嘗落上元夫人賓上清深宫寂歴厭層

城鮮佩空憐鄭交甫吹簫不逐許飛瓊溶溶紫庭步渺渺瀛臺路蘭陵貴士謝相逢濟北書生尚迴顧滄洲傲吏愛金丹清心迴望雲之端羽盖霓裳一相識傳情寫念長無極長無極永相隨攀霄歴金閼弄影下瑶池夕宿紫府雲母帳朝餐玄圃崑崙芝不學蘭香中道絶却教青鳥報相思

孟郊列仙文詩曰太霞霏晨暉元氣無常形元轡飛霄外八景乘高清手把玉皇袂攜我晨中生元挺自嘉會金書折華名賢女嵡所妍相期洛水

軿　又求仙曲曰仙教生為門仙宗靜為根持心若妄求服食安足論鏟惑有靈藥餌真成本源自當出塵網馭鳳登崑崙　張籍求仙行曰漢皇欲作飛仙子年年採藥東海裏蓬萊無路海無邊方士舟中相枕死招揺在天因白日甘泉玉樹無仙實九皇真人終不下空向離宮祠太乙丹田有氣凝素華君能保之升絳霞　李賀仙人詩曰彈琴石壁上翩翩一仙人手持白鸞尾夜掃南山雲鹿飲寒澗下魚歸青海濱當時漢武帝書報

桃花春　白居易夢仙曰人有夢仙者夢身升上清坐乘一白鶴前引雙紅旌羽衣忽飄飄玉鸞俄錚錚坐空真下視人世塵冥冥漸失鄉國處纔分山水形東海一片白列岳五點青須臾羣仙来相引朝玉京安期羨門輩列侍如公卿仰謁玉皇帝稽首前致誠帝言汝仙才努力勿自輕却後十五年期汝不死庭再拜受斯言既寤喜自驚秘之不敢泄誓志居巖扃恩愛捨骨肉飲食斷羶腥朝餐雲母散夜吸沆瀣精空山三十載日望輜

輧迎前期過已久鸞鶴無來聲齒髮日衰白耳目減聰明一朝同物化身與糞壤并神仙信有之俗力非所營苟無金骨相不列丹臺名徒傳辟穀法虛受燒丹經只自取勤苦百年終不成悲哉夢仙人一夢誤一生　李翺贈毛仙翁詩曰紫霄仙客下三山因救生靈到世間龜鶴計年承甲子氷霜為質駐童顏韜藏休咎傳真籙變化枯榮試小還從此更教塵骨貴九霄雲路願追攀

崔郾贈毛仙翁詩曰存亡去住一壺中兄事安期弟

葛洪甲子已過千歲鶴儀容方稱十年童心靈暗合平人數藥力潛均造化功終待此身無繫累武陵山下等黄公　賈島遊仙詩曰借得孤鶴騎髙近金烏飛掬河洗老貌照月生光輝天中鶴路直天盡鶴一息歸来不騎鶴身自有羽翼若人無仙骨芝朮無煩食　李商隐謁仙曰從来繫日乏長繩水去雲迴恨不勝欲就麻姑買滄海一杯春露冷如氷　温庭筠水仙謡曰水客夜騎紅鯉魚赤鸞雙鶴蓬瀛書輕塵不起雨新霽萬里孤

光含碧虛露魄冠輕見雲髮寒絲七柱香泉咽夜深天碧亂山姿光碎平波滿船月　曹唐穆王宴王母于九光流霞館詩曰桑葉扶疎閉日華穆王邀命宴流霞旌著地雲初駐金奏掀天月欲斜歌咽細風吹粉藻飲酣清露濕瑤砂不知白馬紅韁解偷喫東田碧玉花

又漢武帝將候西王母下降詩曰崑崙凝想最高峰王母來乘五色龍歌聽紫鸞猶縹緲語來青鳥許從容風迴水落三清月漏苦霜傳五夜鐘樹影悠悠花悄悄若

聞簫管是行蹤　又漢武帝于宮中宴西王母詩曰鼇岫雲低太乙壇武皇齋潔不勝歡長生碧宇期親署延壽丹泉許細看劍佩有聲宮樹靜星河無影禁花寒秋風裊裊月朗朗玉女清歌一夜闌　又王遠宴麻姑蔡經宅詩曰好風吹樹杏花香花下真人道姓王大篆龍蛇隨筆札小天星斗滿衣裳閒拋南極歸期晚笑指東溟飲興長要喚麻姑同一醉使人沽酒下餘杭　又劉晨阮肇遊天台詩曰樹入天台石路新細雲和雨動無

塵烟霞不省生前事水木空疑夢後身往往雞鳴巖下月時時犬吠洞中春不知何地歸依處須就桃源問主人　又劉阮洞中遇仙子詩曰天和樹色靄蒼蒼霞重嵐深路渺茫雲竇滿山無鳥雀水聲沿澗有笙簧碧沙洞裏乾坤别紅樹枝前日月長願得花間有人出不令仙犬吠劉郎　又仙子送劉阮出洞詩曰慇勤相送出天台仙境那能却再来雲液既歸須強飲玉書無事莫頻開花當洞口應長在水到人間定不回惆悵溪頭從

此别碧山明月照蒼苔　又仙子洞中有懷劉郎詩曰不將清瑟理霓裳塵夢那知鶴夢長洞裏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玉沙瑶草連溪碧流水桃花滿澗香曉露風燈零落盡此生無處訪劉郎　又劉阮再到天台不復見仙子詩曰再到天台訪玉真青苔白石已成塵笙歌寘寞閒深洞雲鶴蕭條絶舊鄰草樹總非前度色烟霞不似昔年春桃花流水依然在不見當時勸酒人　又紫河張休真詩曰琪樹扶踈壓瑞烟玉皇朝客

滿花前山河到處成三月絲竹經時即萬年樹石冥茫
初縮地杯盤狼籍未朝天東風小飲人皆醉從聽黄龍
枕水眠　又蕭史携弄玉上昇詩曰豈是丹臺歸路遥
紫鸞烟駕不同飄一聲洛水傳幽咽萬片宫花共寂寥
紅粉美人愁未散清華公子笑相邀緱山碧樹青樓月
腸斷春風為玉簫　又黄初平將入金華山詩曰莫道
真遊烟景賖瀟湘有路入金華溪頭鶴樹春常在洞口
人間日易斜一水暗迴閑繞澗五雲長往不還家白羊

成隊難收拾喫盡溪邊巨勝花　元元好問三仙祠詩

曰三仙祠下往来頻憔悴征衫滿路塵簫鼓未休寒食

酒樵蘇時見舊都人吹殘芳樹紅仍在長放平田緑已

匀西北并州隔千里幾時還我故鄉春　劉因仙人圖

詩曰千古誰傳海上山坐令人主厭塵寰蓬萊果有神

人在應悔虚名落世間

原賦漢司馬相如大人賦曰相如拜為孝文園令見上

好仙乃遂奏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在乎中州宅彌

萬里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廹隘揭輕舉而遠遊乘絳幡之素霓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修竿總光曜之采旄垂旬始以為幓曳彗星而為髾絶太陽而登太陰與真人乎相求屯余車其萬乘綷雲蓋而樹華旗歷唐堯于崇山過虞舜于九疑徧覽八紘而觀四海朅度九江越五河時若曖曖將混濁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排閶闔而入帝宫載玉女而與之歸登閬風而遥集飛鳥騰而一止低佪陰山翔以紆曲吾乃今日覩西王母暠

然白首戴勝而穴處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遺屯騎于元闕軼先驅于寒門下崢嶸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視眩泯而無見聽敞怳而無聞乘虛無而上遐超無友而獨存　晉陸機列仙賦曰夫何列仙之玄妙超攝生乎世表因自然以為基仰造化而聞道性沖虛以易足年緬邈其難老爾乃呼吸九陽抱一含元引新吐故雲飲露餐違品物以長盼妙羣生而為言爾其嘉會之仇息宴游棲則昌容弄玉洛宓江妃覲百化于神區覲天皇于

紫微過太華以息駕越流沙而来歸　又陵霄賦曰挾至道之容微狹流俗之紛沮颺余節以遠模風扶揺而相予削陋跡于分丘省遊仙而投軌凱情累以遂濟豈時俗之云阻判煙雲之騰躍半天步而無旅詠陵霄之飄飄永終焉而弗悔昊蒼煥而運流日月飜其代序下霄房之靡迄卜良辰而復舉陟瑶臺以投轡步玉除而容與　梁陶弘景水仙賦曰淼漫八海汯汩九河中天起浪分地寫波東卷長桑日窟西斡龍䈥月阿逦者潼

闕不壅石門已開導江出漢浮濟達淮漳渠水府包山洞臺娥英之所遊往琴馮是焉去来于是碧巖無霧綠水不風飛軒綴鳳遊軿駕鴻上朝紫殿還覲青宮進麾八老顧拂四童酌丹穴之酎薦麟洲之肴錦旌麗日羽衣拂霄亦有先覺之秀獨往之英窺若士于蒙轂求呂梁于石城從務光于底柱索龍威于洞庭迎九元于金闕謁三素于玉清更天地而彌固終逍遥以長生　增唐王延齡夢遊仙庭賦曰蔦稚川見素抱朴傲世忘榮

循潔白之道吸元和之精泊乎意朕飄然體清于時秋風蕭蕭秋夕凜凜野𤘂垂幕山童薦枕須臾之間乃安斯寢神倏忽而逾邁眇不知其所届紛溶溶而上馳將若遊乎天外駕白鹿驂斑麟飛翠蓋騰紅輪橫絶南斗超凌北垠出崑虛以騁志過滄溟而問津呵風伯叱雷父披天門謁天宇太乙之居兮金碧堂洞鬱嵜兮不見陽㦖珠履地雲屏西廊色剡剡其揚彩爛瞱瞱以成章旖旎旌節襂襹羽裳蒼龍吹箎丹鳳爲舞洞轇轕乎東

廂此其大較也若乃羣仙之所盤薄珠庭之所艧濩曼以玉堂映以朱閣靈怪潛秘光華相錯陰陽不能授其寒暑造化不能生其美惡及乎上真降命赤書爰作速陽侯而波靜走姮娥而月落值江妃之倩練驚海童之閃鑠其翺翔曠遠者嬉九垓排三山紫煙生白雲開偃蹇夭嬌翩錦縹緲可見而不可攀至夫靈草自然珍木不死餐霞噏液乘鴻躡鯉或隱山林或遊城市斯實元都之能事尤難測其云已洪崖先生方睟其容頷其頤

曰中州之士也爾来何遲出秘訣約真期挹花池之水唱天闕之辭既乃避席屏氣拜命之辱精皦皛兮從空浮長覺悟兮還舊丘唯見塵書滿屋皓月生樓涉化窮極無跡難求豈莊周夢為蝴蝶蝴蝶夢為莊周歟意者天聰明神正直親其貞亮之槩照以元魁之極雙童兮何日再逢上清兮何時再陟掩空館而愁卧撫長懷而歎息

原頌晉𡸣秀王喬赤松頌曰妙哉松喬稟此殊姿含精

握氣靈德是綏藏踞華圃亢首騰飛齊跡風雲超遠姿
徽乃翔靈墳鳥像人聲低徊舊土眷此平生恵而不諒
凋我素形神儀既隕翻飛而征遨遊八維跨騰九冥應
慶罔極與道盧盈
原賛晉陸機王子喬賛曰遺形靈嶽顧景忘歸乘雲倏
忽飄颻紫微　郭璞馮夷賛曰禀華之精食惟八石乘
龍隐淪往来海若是謂水仙號曰河伯　又曰水土氷
鱗潜映洞川赤松是服靈蜕乗煙吐納六氣升降九天

宋謝靈運王子晉賛曰淑質非不麗難以之百年儲宮非不貴豈若登雲天王子愛清淨區中實囂諠冀見浮丘公與爾共繽翻　又巖下一老翁五少年賛曰衡山采藥人路迷糧亦絶過息巖下坐正見相對説一老四五少仙隱不可別其書非世教其人必賢哲　梁江淹王子喬賛曰子喬好輕舉不待鍊銀丹控鶴上窈窕學鳳對巑岏山無一春草谷有千年蘭雲衣不躑躅龍駕何時還　又陰長生賛曰隂君惜靈骨珪璧詎為寶

日夜名山側杲得金丹道憂傷永不至光顏如碧草若渡西海時致意三青鳥　又白雲贊曰紫煙世不覿亦鱗佹所捐白雲亦海外葢嵐起三山蕭瑟玉池上容裔帝臺前欲知清都裏乘此乃登天　又秦女贊曰青琴既曠世緑珠亦絶羣猶不及秦女十五乘緑雲璧質人不見瓊光俗詎聞願使洛靈在為我道竒芬

原書梁陶弘景答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曰某等白甞竊觀仙書輙嗟欣忘倦徒羨其文莫測其理尋七尺

之體既同禀太始俱服五常以何因緣獨超青雲而獎金石者乎先生領袖元門學窮仙苑必有以竭其川岸請畧聞雅説隠居荅曰至哉嘉訊豈蒙生所辨雖然試言之若直推竹柏之匹桐柳者此本性有殊非今日所論若引庖刀湯稼從養漑之功者此又止其所從終無永固之期夫得仙者亟有異乎此但斯族復有數種今且談其正體凡質像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其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

合仙道所依今問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鑄鍊之極感變之通理也當埏埴以為器之時是土而異于土雖燥未燒遇濕猶壞燒而未熟不久尚毀火力既足表裏堅固河山可盡此形無滅假令為仙者以藥石鍊其形以精靈瑩其神以和氣濯其質以善德解其纏衆法共通無礙無滯欲合則乘雲駕龍欲離則尸解化質不離不合則或存或亡于是各隨所業修道進學漸階無窮教功令滿亦畢竟寂滅矣

原論晉庾闡列仙論曰夫無怪物之所以然後可以通于命以達變化之情者不恠詭于異端測自然之根者不猖狂于一物故形骸雖細推之愈廣天地雖巨別之彌狭然則形骸華岱之秋毫太虛天地之掌握耳又何足以言其變化哉又若秦皇漢武體無靈骨雖懷奇化終于尸沒傾天下之資忽萬乘之位方士輻湊萬端鱗萃無救于頹年無補于一至

增序唐陳子昂別中岳二三真人序曰夫愛名山歌長

往世有之矣若夫放身霄嶺宴景雲林卑俗不可得而聞時士不可得而見則吾欲高視終古一笑昔人嵩山有二仙自浮丘公王子晉上朝玉帝遺跡金壇鳳簫悠悠千載無嚮吾每以是臨霞永慨撫膺增歎常謂烟駕不逢羽人常往去囂世走青雲登玉女之峰窺石人之廟見司馬子微馮太和霓裳眇然冥發獨立真朋羽會金漿玉液則有楊仙公元黙洞天貫上士幽棲牝谷玉笙吹鳳瑤裝駐鶴方且迷軒轅之駕期汗漫之遊吾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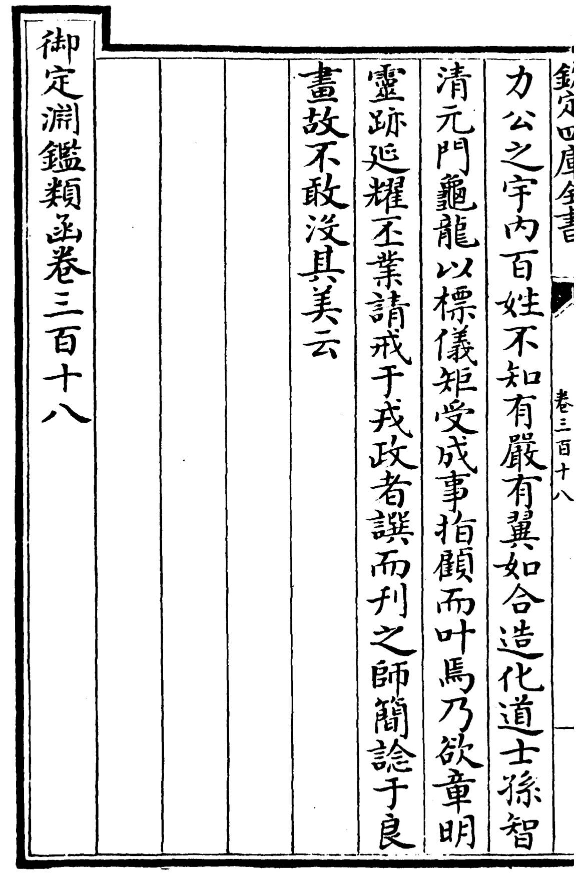
何人躬接兹賞實欲執青節從白蜺陪飲崑崙之庭觀化玄元之府宿心遂矣冥骨甘矣豈知瓊都命淺金籙道微攀倒景而迷途顧中峰而失路塵縈俗累復汩吾和仙人真侣永幽靈契翳青芝而延佇遥會何期折丹桂而徘徊遠心空絶紫烟去黄庭極仰寥廓而無光視寰區而寡色悠悠何往白頭名利之交咄咄誰嗟元運盛衰之感則如楊朱岐路墨子素絲尚平辭家而不歸鮑焦抱木而枯死可以慟可以悲古人之心吾今得之

矣

增記唐王師簡下泊宫三茅君素像記曰太上立德立言以弘其教生人治國其用不極由乎恬澹者則詣真理乘化出入人紀罔窮廣成柱軒皇之尊闗令闡玄元之訓冥搜虚極呼吸日月上賔之軒代有其人茅真君伯氏仲氏叓奉元樞退然若喪脱履萬類騰跡三清學宗其門者綿代不絶時謂朝山之月肩駕轝轂白鶴紫氣必應其晨或者詭説則曰真君長往亦以绾吴越司

命籍人寰生死吾不知故闕書且嘗遺一畝之宮于山之陽去而復返其號下泊久不治榛蕪積焉遊者憮然則有東周黍離殷墟麥秀之歎矧靈仙何處哉我河東公華廉平此藩吏之師法實奉黄老以根政源嘗謂開元承平之代上奉無為以宅清淨元門盂祐有國有家者屬焉由是捨俸入之錢以宏其棟宇置真君之像惟肖其儀形設雲幄于兩楹分玉座而鼎足以嚴其觀雙侍童衛馬以備其教龍虎左右端翊焉升其堂塗稽首

拜手忽若前後左右旄節羽衛從諸天行揖其氷容以
敬以肅則若美其目口流涕發論破人昏惑往眞之跡
將墜復振此教之演翳事而弘深其率教者曰興廢繼
絶則由乎人蒙福獲祉必感乎至公恒以黄籙法會元
辰修畢仍歳必緝數紫陽玉眞當負扆而頒命列陪位
而賛拜鸞雜天籟宵燭如星奉章上元昭啓昊帝盖所
以保和封内儲慶皇家門閥之祥我事㐀禱至哉賢侯
之業也粤元和甲午歳十二月二日新宫始成無傷物



力公之宇内百姓不知有嚴有翼如合造化道士孫智清元門龜龍以標儀矩受成事指顧而叶焉乃欲章明靈跡延耀丕業請戒于戎政者譔而刊之師簡諗于良畫故不敢沒其美云